

第2版

[美] 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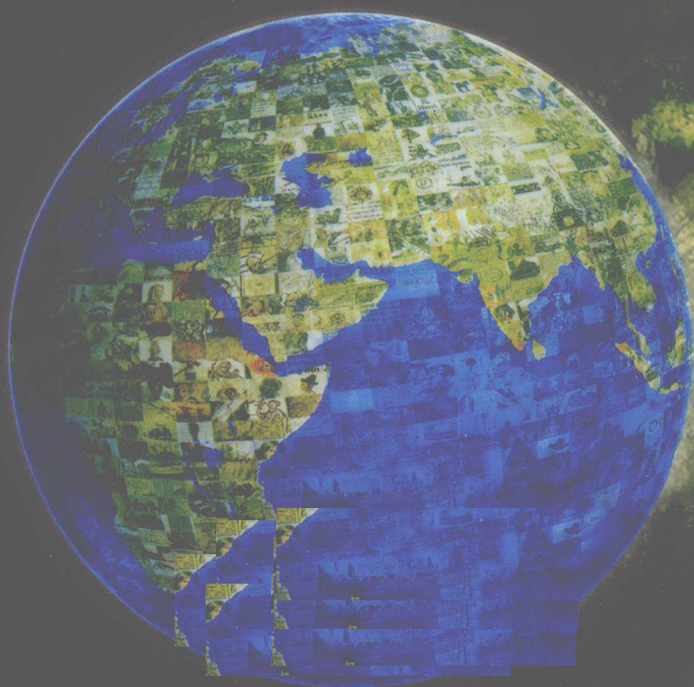
PEARSON
Prentice
Hall

The WORLD

世界

A History

一部历史



下

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鸿篇巨制，这是一次高瞻远瞩的放眼世界，这是一部无所不包的关于我们的星球、世界和这个世界里的人与自然的杰作。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WORLD

世界 A History 一部历史

第2版

下

[美] 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 编著
钱乘旦 审读

叶建军 庆学先 宋立宏 等译
汪诗明 吴庆宏 陆伟芳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7-28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一部历史(第2版)/(美)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著;钱乘旦审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

(培文书系·人文科学系列)

ISBN 978-7-301-16440-2

I. 世… II. ①费…②钱… III. 世界史—研究 IV. 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7341号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ion copyright © 2003 by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title from Proprietor's edition of the Work.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title: The World, a history, by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Copyright © 2010 ISBN: 978-0-13-606147-2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Pearson Education, Inc., publishing as Prentice Hall, Inc..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 Pearson Education, Inc. 授权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and distribution onl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sively (except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销售发行。

书 名: 世界:一部历史(第2版)

著作责任者: [美] 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 著 钱乘旦 审读

叶建军 庆学先 宋立宏 汪诗明 吴庆宏 陆伟芳 等译(按姓氏笔画排列)

责任编辑: 苑海波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440-2/K·051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毫米×1168毫米 16开本 78.75印张 1720千字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8.00元(上下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本书封面贴有 Pearson Education(培生教育出版集团)激光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目 录

第七篇	1700 年前后的聚合与分离	607
第 16 章	帝国竞技场: 16 和 17 世纪的新帝国	608
第 17 章	16 和 17 世纪的生态革命	644
第 18 章	思想革命: 16 和 17 世纪的宗教与科学	682
第 19 章	国家与社会: 16 和 17 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变迁	720
第八篇	全球启蒙运动, 1700—1800 年	763
第 20 章	增长驱动: 18 世纪的全球经济	764
第 21 章	全球接触时代: 18 世纪帝国的扩张与交接	796
第 22 章	启蒙运动的交流: 18 世纪的思想	834
第九篇	进步的挫折, 至大约 1900 年	875
第 23 章	代替体力: 能量革命	876
第 24 章	社会模式: 19 世纪的劳动与社会	916
第 25 章	19 世纪西方称霸世界: 权力的西移和全球帝国的崛起	958
第 26 章	变化的国家: 19 世纪的政治发展	1002
第十篇	混沌与复杂, 20 世纪的世界	1049
第 27 章	20 世纪的心智: 西方科学与世界	1050
第 28 章	世界秩序与混乱: 20 世纪的全球政治	1092
第 29 章	追求乌托邦: 20 世纪的公民社会	1136
第 30 章	受困的生物圈: 20 世纪的环境	1172

1700 年前后的聚合与分离

第 16 章	帝国竞技场：16 和 17 世纪的新帝国
第 17 章	16 和 17 世纪的生态革命
第 18 章	思想革命：16 和 17 世纪的宗教与科学
第 19 章	国家与社会：16 和 17 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变化
看材料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大视野	公元 1700 年的世界

1565 年起
太平洋航海
控制日本洋流

17 世纪初期
40 年代荷兰人
航海的旺盛期

1640 年左右起
草原的衰败

16 世纪中期：
大西洋奴隶贸易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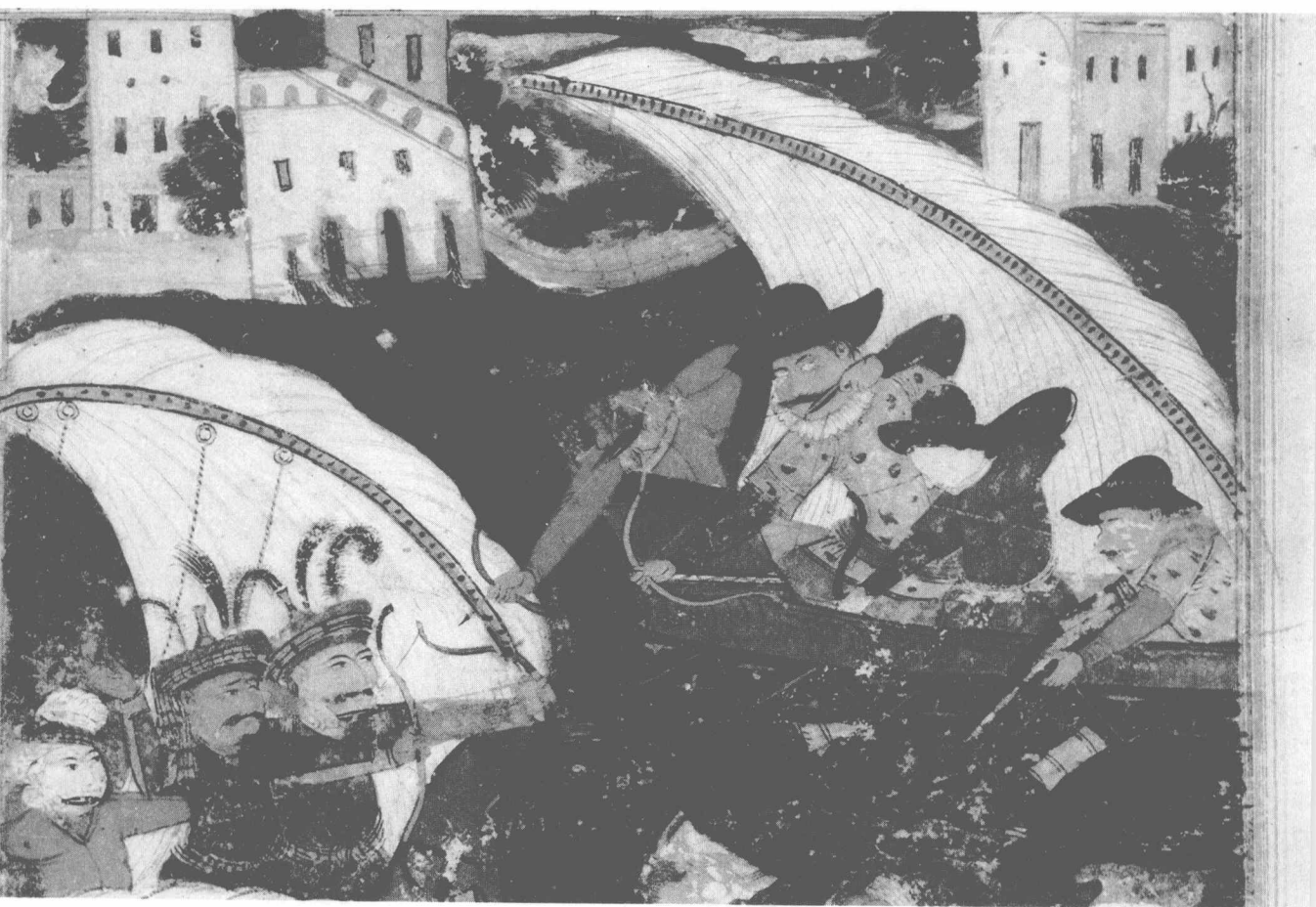
1550—1650 年前后
亚洲帝国的扩张

1640 年
日本的封闭

1600—1700 年
西方科学革命

第 16 章

帝国竞技场：16 和 17 世纪的新帝国



1622 年葡萄牙人在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靠弓箭反击波斯人，最终岛上要塞还是重归波斯人统治。这是土著统治者把葡萄牙人从他们在亚洲和东非的贸易站逐出的一系列战斗的开始。

这封信只有一页长，但杰罗尼莫·德·古亚度是很用心写的，他要向他的国王倾诉他的烦恼。他在1572年结束了在非洲东海岸和阿拉伯以及波斯湾地区到处征战的生涯，之后就接替他父亲，成为波斯大陆上一个葡萄牙要塞的指挥官。这个要塞被葡萄牙人称为科莫拉，现在叫库莫拉。16年后，他很担心自己如果返回家园，是否能获得他所希望的报酬。到16世纪80年代末，这种担心其实已变得十分紧急，因为这个地区所有其他葡萄牙要塞均已落入当地敌人手中。杰罗尼莫·德·古亚度自己的要塞也日渐难以维持。他写到，自己手下只有7个葡萄牙人和45个当地雇佣军，他得用这些人守卫堡垒，控制当地的强盗，并护送可能打算与葡萄牙做生意的商人。他好不容易才给他的人配备上弓箭，因为火药和炮弹根本搞不到手，不值一提。他解释说，他每年都要在雨后重建他的堡垒，“因为它用泥巴筑的”。他最突出的问题是缺少足够的鸦片来满足他手下人的需要，因为在这个偏远的被人遗弃的一个过度扩张的帝国的角落，他们的工作如此艰难，以致他们只有借助毒品才能面对。虽然杰罗尼莫·德·古亚度的命运无人知晓，他的要塞却在不久之后落入敌手。现在，就像所有曾经遍布于这个地区的葡萄牙要塞一样，它成了一片废墟。古亚度的困境在16、17和18世纪很典型，那时帝国似乎超出了可能维持的限度，超越了他们掌握的技术范围。

今天，帝国已成为一个肮脏的政治字眼。政客们在世界上相互谩骂，普遍称对方为“帝国主义者”。对任何政治团体应该受制于另一政治团体的观念，我们都感到厌恶，因为那似乎践踏了我们对自由或自决原则的尊重。但是，16世纪到18世纪，当帝国前所未有地发展成为世界历史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时，帝国不仅通过征服，也通过合作来扩张。它们通常不是靠武力形成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资源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帝国对臣民的道德影响是混杂的。一些社群成为受害者、被征服者、被灭绝者或被奴役者，而另一些人却由于市场发展和贸易线延长所带来的更多经济机会，成为发财致富者。最重要的是，帝国成为交流的平台——当然不是唯一或主要的贸易交流平台。它们刺激着，有时是迫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穿越前所未有的

● 焦点关注

- 帝国如何成为 16 和 17 世纪变化的原动力？
- 为什么荷兰人能代替葡萄牙人成为欧洲帝国在亚洲的主要力量？
- 16 和 17 世纪亚洲的海上帝国与陆上帝国有何差别？
- 战争与征服在莫卧儿和奥斯曼帝国有什么作用？
- 为什么美洲土著对于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很重要？
- 为什么 17 世纪全球贸易平衡开始发生变化？

距离，朝前所未有的方向迁移。科技、宗教、政治思想和艺术品味在前所未有的广袤空间中相互交融。

最后，也许最最重要的是，帝国主义有助于把人类引入一个崭新的演变时代。过去，自世界大陆漂移起，在千百万年中，陆地上的生命形式一直被不可穿越的海洋所分隔，彼此

独立发展，导致每块大陆上都有其独特的植物和动物。从人种到微生物，一切的一切都倾向于不同。但在大约 500 年前，这种分离的历史终于结束了。随着越洋帝国的兴起，大陆之间开始相互接触，不同的生命形式得到了交流，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在其中任何气候条件允许的地方，你都可以找到全世界相同的生物物种（参见第 17 章）。

所以，帝国为了解这一时期远程范围内重大而长期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框架。西方历史学家曾经将始创于西欧的帝国，看做最重要的首创精神来源，甚至将这一时期称为“欧洲扩张时代”。帝国主义并非西方特有的罪恶。亚洲、非洲和美洲土著人民缔造并领导的这一时期的一些帝国，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洲的帝国通常依靠的也是非欧洲合作者，因为这些人能看到和欧洲人合作的优势。与当地人和来自其他地方的非欧洲移民相比，创造和运作帝国的欧洲人确实一般人数很少。通常来说，形成帝国并使之各不相同的因素，更多地在于自然或经济条件，而不在于帝国本土和它们的统治精英传统上对帝国的忠诚。

海上帝国：葡萄牙、日本和荷兰

直到大约 500 年前，大多数帝国都很注重控制两种资源，即土地和人。它们可能由于意识形态或宗教方面的原因，试图扩大领土控制权；它们也可能由于仇恨或没有安定感，发动征服战争。但是在帝国的背后，必然潜藏着经济方面的原因，即它们通常都想控制或统治贵重物品的产地及其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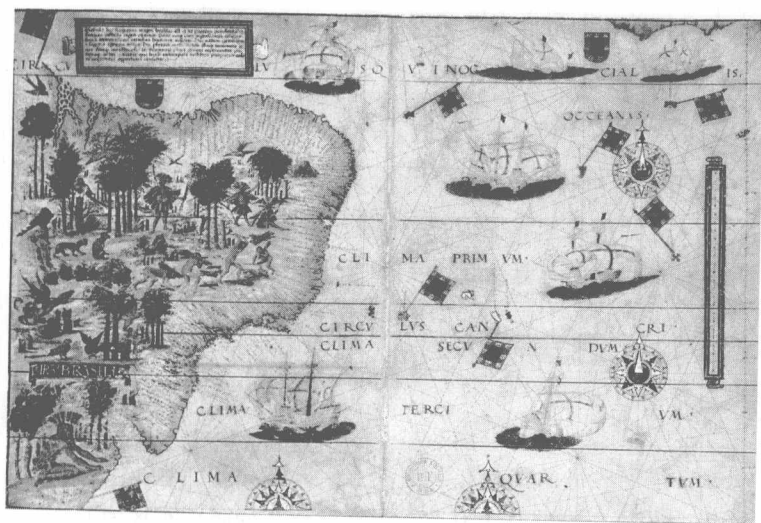
虽然帝国主义者可能通过控制贸易和生产，或仅仅控制生产，来发财致富，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在陆上，如果他们不能占领大片土地，就很难达到致富目的，因为贸易商会想办法对付他们。而在海上，他们的机会要多得多。只要能夺取有限的几个重要港口，或巡视有限的几条由风向、洋流和海峡决定的航线，他们就能在一定的气候条件和地理区域内，取得对一些商品贸易的控制。他们也可以殖民有限的几个沿海海上运输交通枢纽地区，生产和运输有利可图的商品。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古代和中世纪的时候，这种帝国有时在地中海与部分亚洲滨海地区，达到了暂时的繁荣。

从16到18世纪，创建和扩大这种帝国的机遇不断增加。第一，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新的机遇。欧洲的或欧洲设计的船只部分借鉴了亚洲的技术，如使用船舵、船舱间的防水壁、更现代的远程商船设计，以及让航海家可以根据太阳和星星确定其位置的辅助技术，开始与传统亚洲制造的船只不相上下，甚至更为出色。第二，由于火炮和工事的改进，守卫沿海要塞和商站变得更为简单。海军强国只要具有足够的运输船只和船上火力，就可以利用护航舰控制海上运输线，甚至可以依靠积极管制，排斥竞争对手。第三，海图的作用已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必备的航海工具，虽然传统上，职业海员以凭记忆和经验航海为骄傲，对海图不屑一顾。随着探险范围的扩大，海图也得到不断完善。第四，经度测定技术逐渐得到改进。1584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宣布，悬赏解决海上经度测定问题的人，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不久，这方面就有了一系列长足的进步，到18世纪末，终于有人发明了真正可靠的测定方法。

当然，如果没有新航线的开辟，任何改进的技术几乎都没有用。就如我们在15章详细了解到的那样，直到16世纪，世界上仅有的真正有效的远洋航线还局限于季风海。这主要是由于季风的季节性。在夏季，季风吹向大陆，因为它升到大片土地上空，被近陆的暖空气所吸收。而在冬天，则风向相反。因此，航海家们知道，如果冒险顺风出海，那么他们最终将能返回家中。与之相比，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不变的气流系统中，主导风向从不会发生长久改变。野心勃勃的航海家因此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冒险顺风出海，离家越来越远，甚至再也回不了家；要么逆风出行，却可能根本走不远。所以，在大西洋或太平洋发展成主要的贸易区之前，船只在印度洋和亚洲沿海已来回穿梭了几个世纪，促进了经济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16世纪印度洋终于丧失了它的垄断地位。1513年，大湾流被发现，大西洋的气流和洋流的最后一个重要元素被航海家们所了解。于是，在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形成了一条主要的海上贸易航线，并作

知识串联 | 陆上帝国与海上帝国的比较

帝国类型	⇔	特 征
海上帝国	⇔	· 通过夺取适当的港口和控制海路来控制国际贸易 · 在有限的沿海交通枢纽地带殖民 · 生产和运输价值昂贵的产品 · 有限的帝国殖民地内的军事冲突和投入 · 开发与革新海上技术 · 扩大探险海图的使用，控制遥远的地区 · 依靠土著合作者
陆上帝国	⇔	· 强调控制大量的人和大片的土地 · 需要巨大的军事投入来安置前哨人员和维持军队 · 除非加以控制，陆上和海上的通道不堪一击 · 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支撑帝国殖民地，建立基础设施 · 需要高级技术来克服土著的反抗 · 与帝国臣民的社会与文化接触扩大 · 依靠土著合作者



纬线。到1519年，当罗伯·欧蒙绘制这张巴西地图时，他所用的图标反映了这个国家很好的自然条件：头插羽毛的图皮族印第安人、由美洲土著伐木人砍伐的珍贵染料木及充满鹦鹉和猴子的茂密森林。图上的纬线标出了最初由古希腊地理学家确认的气候带。

为正常的沿海商业航线维持到现在。这条航线藉东方贸易风从欧洲起航，至加勒比海及美洲中部，然后藉大湾流往北驶入西风带地区，利用西风带返航到欧洲。及至16世纪二三十年代，西班牙航海家又在太平洋开发出连接美洲和亚洲的东风带海上走廊，只是一直找不着返航的路线。经过多次失败，在1564—1565年的一次探险中，航海家终于利用北太平洋环流解决了这一问题，靠日本洋流从菲律宾群岛回到美洲西海岸。最后，17世纪初的荷兰水手又开始利用强烈的西风带，让航船在南纬40度环绕地球，由此使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贸易以新的速度稳定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荷兰人从荷兰直接航行到了爪哇岛，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开创了第一条欧洲和东印度群岛之间的新航线，并且如果必要的话，中途还可以在北大西洋中部的圣赫勒拿岛和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停留一两次。最快的方法是藉西风带绕过印度洋到南半球然后随大洋洲洋流向北，环澳大利亚西海岸，直朝巽他海峡方向开到东印度群岛（参见地图15.1）。

由于探险家们掌握了世界海洋上风向的规律，人们从前无法想象的欧洲和印度洋之间、美洲和亚洲之间或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的直接相互联系终于成为可能。

葡萄牙

欧洲人现在终于能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在印度洋和亚洲沿海进行商贸活动了，他们的动机也很简单，就是为了赚钱。因为这个地区的经济比欧洲要繁荣和发达得多，任何人只要能把船驶入这个地区，并且开展部分贸易活动，就能赚到钱。而且，这个地区出产高品质的奢侈品，欧洲人无法自己制造它们。其中，最特别的是印度和中国的纺织品，以及中国和日本的瓷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贸易的发展，这些商品不断增多。此外，还有欧洲自然环境下无法生长的食品、药品和的香料，其价格都很昂贵，因为它们在中国的需求和在欧洲一样大。在香料贸易中，胡椒粉所占的比例最大，原因是在那时中国和欧洲的烹饪中，胡椒粉都被当做高级调味品，并多把它与其他香料一起，用于食品的加

工和封存。而此前在很长时间里，风干和盐腌一直是保存食物的唯一方法。东方海洋之所以吸引欧洲商人，还因为东方的市场有很大的开发空间。在中国，可以用白银较为便宜地兑换黄金，而黄金在印度却比较昂贵。精明的商人就可以利用这种差异发财致富。

在东西贸易中，葡萄牙占据了很大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位于大西洋边缘，接近贸易风吹过的地带。葡萄牙在与邻国西班牙协商划定航海区之后，开始进入印度洋。1500 年，葡萄牙商业冒险家开始直接到印度南部胡椒种植地，展开贸易，并在 1510 年到果阿附近建立了沿海商站。几年以后，他们又与远离东南亚的贸易岛建立了直接联系。从 16 世纪 20 年代开始，他们与泰国和中国建立了直接贸易关系。到 40 年代，他们又开始与日本取得直接贸易关系。

在某些方面，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商业活动典型地代表了海上帝国主义。他们占领了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试图获得经马六甲海峡直接通商的便利。他们运用武力，强迫那些不愿与他们合作的伙伴与他们进行贸易。特别是在当时被称为“香料群岛”的今印度尼西亚东部，由于那里生长着体积小而价值高的商品，如肉豆蔻、丁香、肉豆蔻衣^①和樟脑^②，还有一些檀香木之类的芳香木，他们就采取了这样的做法。他们还袭击竞争对手的船只，破坏别人的生意，并在红海口、东非海岸和波斯湾以及波斯海岸，建立了庞大的基地。但是，他们既没能成功地控制所有贸易，也没能成功地控制其他可替代的航线。1529 年，他们与西班牙达成协议，决定将他们业已同意遵守的有关大西洋的协定应用到太平洋，规定双方必须保证，让对方垄断自己所选定的航线，禁止他国船只介入。实际上，这就等于是在瓜分欧洲以外的世界船运线。17 世纪初，由于斯里兰卡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肉桂产地（参见地图 16.1），葡萄牙人又再次试图用武力控制斯里兰卡的贸易。

不过，从当时亚洲本土帝国的标准来看，葡萄牙帝国主义只是个软弱肤浅的东西——一个小小的刺激物而已，只能造成局部或暂时的破坏。葡萄牙只是个仅有 150 万居民的小国，除了大盐池和海路优势外，并没有多少自然资源，它甚至比荷兰更穷，且人烟稀少。

葡萄牙人主要沿传统航线从事船运和亚洲已有的商贸活动。欧亚的直接贸易对亚洲来说，其实并不重要，但对欧洲来说，却意义重大。整个 16 和 17 世纪，欧亚的直接贸易一直得到持续发展。16 世纪 90 年代，每年有三四艘葡萄牙船承运所有运往欧洲的印度胡椒。16 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他欧洲贸易团体也加入到胡椒交易中。在从欧洲开

海上帝国：技术和海上航线

1513 年	发现大湾流
16 世纪 20—30 年代	西班牙航海家开发连接美洲和亚洲的东风带海上走廊
1564—1565 年	发现联系亚洲和美洲的北太平洋航线
1584 年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悬赏解决海上经度确定问题
17 世纪初	荷兰人利用西风带环球航行

① 肉豆蔻衣：一种芬芳的香料。——译注

② 樟脑：一种芬芳的化合物。——译注



往亚洲的 400 艘船中，绝大多数必定能带回一些亚洲的商品。然而，对大多数在亚洲的葡萄牙人来说，与欧洲的直接交易只是次要的事。他们大多作为仆人、雇佣兵、技工、传教士或者亚洲国家的商业代理，生活在葡萄牙法规覆盖的地区之外。在业已确立的贸易中，他们所进行的商贸活动和船运业务有助于进一步繁荣现有的经济，所以他们在亚洲受到了欢迎。

弗朗西斯科·维也拉·达·斐格里奥多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像很多在东方的其他贫穷葡萄牙士兵一样，打算做点生意维持生计。于是，他像一条变色龙那样，轻松地穿梭于印度洋和中国南海之间的各个不同的岛屿中。1642 年，他还代表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前往柬埔寨。即使在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交战时，他仍然与荷兰人的东印度公司做交易。在望加锡，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他还成为当地苏丹的私人顾问，印度戈尔康达统治者的特使，以及上述两位的商业代理。他的英国对手说，他的目的是“获取财富”。尽管他经常说要回葡萄牙，但他在东方却如鱼得水，可以假装绅士阶级，寄希望于慷慨的朋友。他的生活顺应了他的流动。他在马萨卡就像其他外国人一样，无权建造长久的居所，因此他住的是简陋的竹屋，而他布置得很华丽的帆船才是他真正的宫殿。作为一个商人，他最初对印度东南部科罗曼德尔的纺织品很感兴趣，后来又专门经营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香木、苏门答腊岛和菲律宾的金银以及摩鹿加群岛的香料这类马萨卡贸易的主要项目。1644 年，荷兰人逼他离开马萨卡后，他便去了帝汶岛，从事檀香木贸易，直到三年后去世。

很有代表性的是，葡萄牙人会与支持他们事业的当地妇女结婚，或者共同生活，并



果阿。16世纪末林斯柯顿到葡萄牙在东方的贸易点旅游，实际是为了收集情报帮助荷兰人进行海外扩张。这幅版画是根据他已发表的旅行记创作的，以他宣称来自生活的图画为基础，描绘了葡萄牙人统治下的印度果阿城的街市生活。注意公文桌旁有人正在对交易进行记录，边上围着商人、身穿欧洲服饰的穷小贩和左边那个卖小妾的夫人，右边是葡萄牙殖民地生活中的典型机构——救济品发放站。

借此融入当地社会、政治和地区贸易。不断有人积极地筹划，试图从欧洲或欧洲人的东方居所，为葡萄牙人提供“作为婚配对象的合适少女”，但结果通常以失败告终，或只能提供身份和道德水准令人质疑的女人。非洲籍和印度籍的妻子在她们的葡萄牙丈夫外出做生意时，掌管着丈夫的财产。据一位英国男访客说，葡萄牙人在东非殖民地莫桑比克娶的当地女人，远胜于欧洲女人，她们“在她们有限的知识范围内，对丈夫更忠诚，更体贴，性情更温和，而且说话更得体”。道德家指控一些在果阿和缅甸勃生的葡萄牙人大规模地拉皮条、在女子的私人闺房中训练舞女，并把她们卖到印度教寺庙中充当妓女。然而，常见的情况更近似于17世纪斯里兰卡的一个著名象牙铸件上雕刻的情景：一个葡萄牙商人或军人和他的斯里兰卡妻子一起，坐在一张摆满当地菜肴的豪华餐桌边。这种婚姻可能对双方都有好处。商人可以获得有价值的商业联络途径，他的新娘则可以根据葡萄牙法律，拥有分享丈夫生意利润的实际权利。作为回报，她的家人通常还能在葡萄牙人的公司或商站任职。

直到17世纪下半叶，欧洲在亚洲涉足的事务相同，历史学家称其为“商站帝国”。亚洲与欧洲的直接贸易主要集中在香料贸易上，其中最主要的是胡椒生意，被有野心的垄断论者所控制。这些垄断论者包括葡萄牙国王，还有17世纪末的英国与荷兰公司。同样的贸易也存在于欧洲与美洲之间，主要以买卖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为主，每年由一艘西班牙大帆船经西班牙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殖民据点运送。但在价值和广度上，欧洲人对亚洲国家之间的商贸活动的参与，以及对亚洲水域内的航运投机活动的参与，都超过了与美洲的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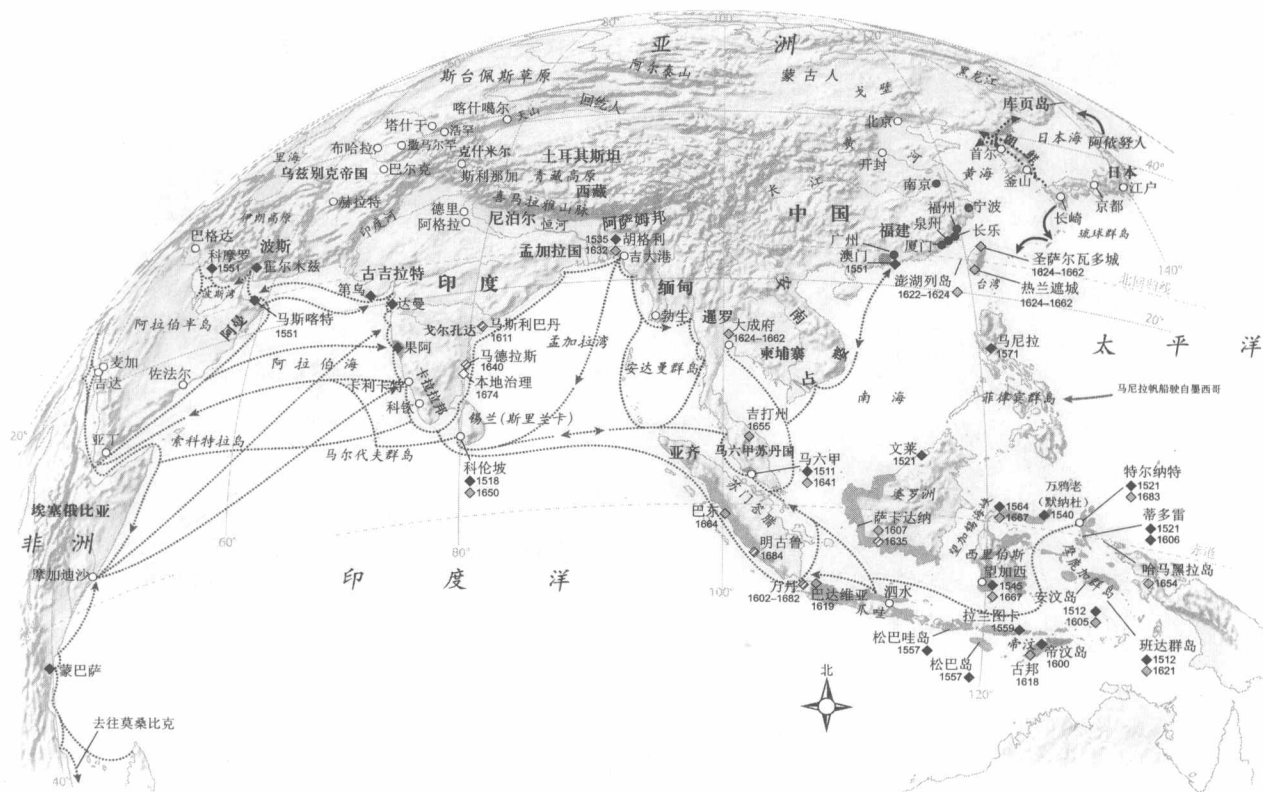
印度的葡萄牙帝国。印度的葡萄牙帝国实际是印度洋和东亚周边的一串商站。这里所描绘的是1630年印度的一个前哨，当时葡萄牙人因为面临土著的对抗和荷兰人的竞争而刚开始从这个地区的大片土地上撤出。注意这些地方大多防御不严，其中几个地方还有清真寺——有的在城墙外，有的在城墙内。和其他欧洲人的海外扩张一样，葡萄牙人的扩张依靠的也是土著与他们的自愿合作和对他们的宽容。

亚洲

为什么欧洲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会？我们需要再回头看一看亚洲。此时，作为商人和殖民者，有时甚至作为海上帝国主义者，亚洲本土国家和社群的活动激增。在亚洲滨海的两端，即东边的日本，还有西边靠阿拉伯海岸的阿曼和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和探险者都对海上帝国主义很感兴趣（参见地图 16.1）。

日本幕府将军丰臣秀吉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他于1585年接管日本，结束了日本的长期内战。他要求东南亚大陆各王国和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归降于他，还发誓要“像强暴少女一样”劫掠中国，并“像粉碎一个鸡蛋那样将它粉碎”。他自称被上帝选中，专门掌管世界，听起来简直近乎疯狂，但却是当时情况下的一种理性战略。因为内战已经使日本社会军事化，职业武士需要有人雇佣，兵器行业需要市场，将军的力量必须重新调配。于是，日本海盗不断袭击中国的内陆城市，敲诈勒索，把财富抢回日本，暴露了中国的软弱。

丰臣秀吉对他未来的征服进行了大胆想象，他要让朝鲜人和中国人“学习日本风俗”，向掳来的儿童传授日语，把中国的土地瓜分给日本贵族，使日本天皇被授以天命。日本人首先在1592年入侵朝鲜，因为朝鲜经过200年的和平，变得越来越羸弱，似乎很容易被征服。但朝鲜海军有着与海盗作战的丰富经验，而且他们采用了令人吃惊的新技术装备——加固船体后配上灭船火炮的“龟甲船”，加上台风肆虐的朝鲜海面以及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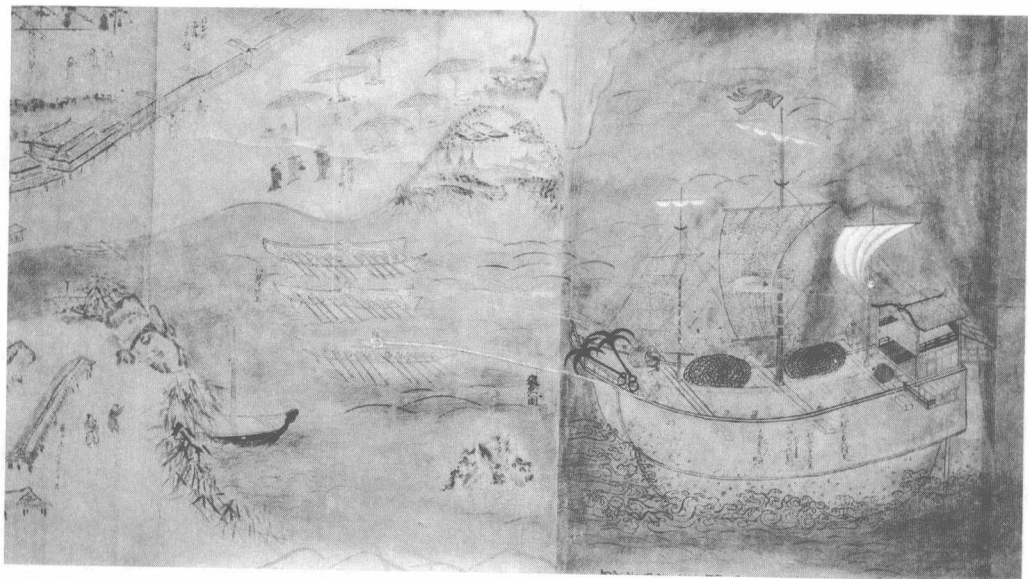


舰队的协作, 朝鲜水手切断了在朝鲜的日本军队衣食的供给和人员的增援。结果在丰臣秀吉于 1598 年 9 月去世后不久, 日本就放弃了在亚洲大陆的军事行动。

不过, 日本的扩张并没有就此结束。1609 年, 日本征服了南部的冲绳岛和琉球群岛, 使它们成为日本的附属地。在 17 世纪, 日本北部陆地边境逐步扩张到整个今天的日本本岛, 严重损害了原住民阿依努人的利益 (参见第 19 章)。18 世纪, 日本的扩张与俄罗斯在北太平洋的扩张相冲突, 为争夺辽阔、贫瘠和寒冷的萨哈林岛控制权, 双方互不相让。与此同时, 虽然日本政府正式放弃了向南的扩张, 并且从 17 世纪 30 年代开始, 禁止臣民越境, 但非法移民和“海盗”仍继续涌出日本, 试图利用由东南亚地区贸易和殖民活动带来的新经济机遇。其中包括一些基督教徒, 他们在 1639 年日本彻底取消宗教宽容之后, 为躲避宗教迫害而背井离乡。例如, 17 世纪中叶, 有一名葡萄牙传教士, 就在缅甸遇到一群日本人, 他们组织严密, 渴望圣事, 力图建立一座教堂。不过, 大多数日本移民却和中国移民一样, 是出于经济原因才移民

地图 16.1
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帝国主义, 1500—1700 年

- ◆ 葡萄牙人属地/商站建立日期
- ◇ 荷兰人属地/商站建立日期
- ◆ 西班牙人属地/商站建立日期
- ◇ 英国人属地/商站建立日期
- 主要的中国港口
- ...▶ 1592—1598 年日本侵略朝鲜的路线
- 日本的扩张路线
- ...▶ 贸易路线
- 来自墨西哥的马尼拉大帆船的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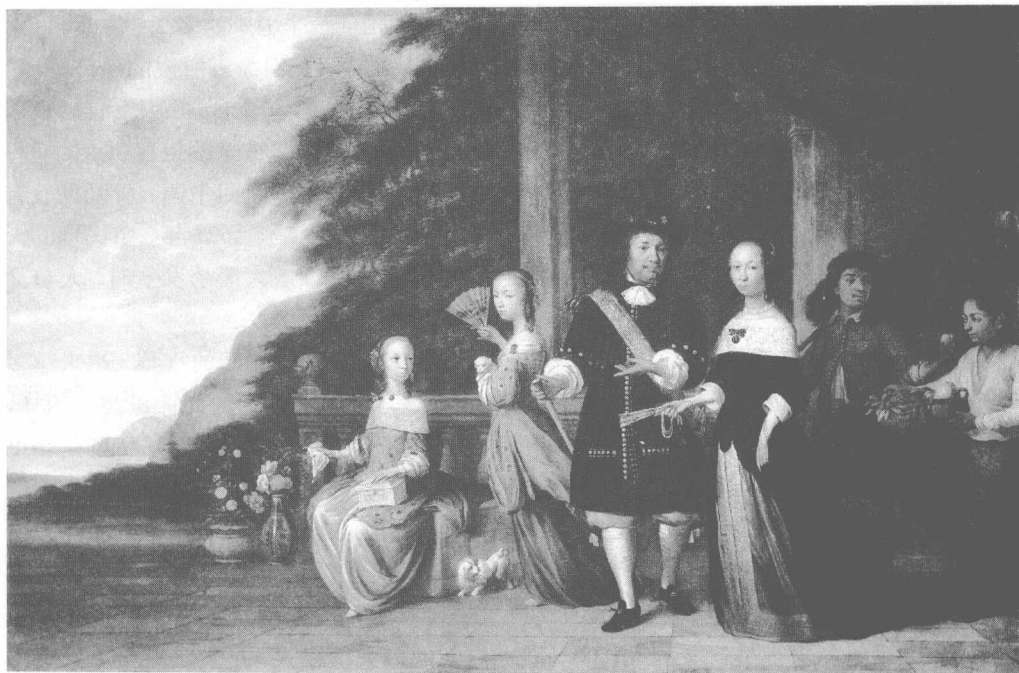


“红印”船。从1592年起，幕府将军丰臣秀吉准许日本船经“红印”授权开展对外贸易投机。到17世纪30年代取消这种贸易之前，每年约有10次航行，把手工制品、铜、银和食品从日本主要运往中国沿海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越南、泰国和菲律宾，以换取丝绸。这幅1630年的丝卷展示了越南远洋轮船拖着一只“红印”船进入河口的情景。撑伞的一边表示日本区域前面的市场，河对岸三座长屋代表中国区域。

的。从许多保存下来的家书来看，日本政府并未全心全意地抑制移民活动，他们更情愿让移民们寄钱回家，以繁荣国内的经济。

通过改变个体生活，日本移民对不同文化产生了影响。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中，有一幅绘于1644年的画作，描绘了荷兰富商皮尔特·克诺的家。他妻子科妮莉亚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早的一位官员与其日本小老婆所生，是非常富有的财产继承人，也是一位明显具有日本风韵的美人。她称“荷兰”为“父国”，并与日本亲友保持着联系。后来，她靠自己的才能成了一名令人敬畏的女商人，在她丈夫死后亲自管理自己的财产。接着，为了争取与贪婪、残暴、虐待和剥削成性的第二任丈夫离婚，以使自己的财产免遭侵吞，她成了可悲的17世纪最冗长、最昂贵的一桩法律诉讼案的女主角。在这幅画的背景中，她的相貌英俊的马来奴仆翁东，正站在她身后偷苹果。这个人后来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首都巴达维亚（现在印尼的雅加达）的偏僻地区，曾领导一群逃奴展开游击战，成为他在爪哇内陆为自己开拓的王国首领。科妮莉亚的故事虽然算不上海外日本人的典型故事，却证明了当时的帝国使许多史无前例的经历变成了可能。

更多的殖民者则源源不断地来自中国。在许多殖民据点，例如在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虽然权力机构、守备部队和枪械名义上都是欧洲人的，或者至少是在欧洲官员的管辖之下，可是，真正的殖民者却是中国人，他们大量定居于城镇中，并大规模地开发经济。因为缺少一个致力于发展海外帝国主义的宗主国政府，他们就利用西方的帝国缔造者，保护和促进自己的活动。



荷兰商人皮尔特·克诺。此画由雅各布·科曼 1644 年绘制。它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仅描绘了一个普通的场景：一名富有的殖民地商人和他高雅的家人及其财富。但是那个偷苹果的奴仆后来却成为一个有名的强盗首领，而克诺那有一半日本血统的妻子科妮莉亚在克诺死后，也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富有的女商人，并成为与她第二任丈夫之间痛苦不堪、时间漫长而代价昂贵的离婚案的主角。

1619 年，一位名叫扬·皮尔特桑·科恩的荷兰士兵创立了巴达维亚殖民地。这个殖民地的名字实际是荷兰的古罗马语名字，它的主权所有人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领导，该公司具有政府批准的荷兰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垄断权。但是，在巴达维亚最辉煌的岁月里，为它创造经济体制和吸引移民政策的，却是科恩的两名主要中国合作者：一位是华人社区教父人物苏鸣岗，被荷兰人称为本康；另一位是精力旺盛的劳务经纪人，被荷兰人称为简康。在本康的乡下住宅大门两侧，有对灯笼上写着：“此地最初创始人”。可见，在中国人眼里，荷兰人扮演的不过是下属的角色。简康于 1619 年或 1620 年从中国来到巴达维亚，靠种椰子和收取赌博税与养牛税而出名。他的主要业务是从中国进口劳动力，雇佣来自中国南方福建的华人劳工，与他们每年签订合同，让他们去开挖运河和加强防御工事。他靠种植甘蔗和采伐木材起家，并在腹地进行多种经营，包括开办制盐场和铅币铸造厂，推动了 17 世纪 30 年代巴达维亚短暂不定的兴旺。最后，由于甘蔗产量低，制盐成本高，加上英国竞争对手在巴达维亚对铅币所采取的破坏性倾销政策，他破了产，于 1639 年去世，死时一文不名。荷兰人从此再也不完全信赖中国商人，但 1648 年后，由于中国政府放松了对移民的控制，殖民地的中国特色变得更加明显。成千上万的中国侨民，就像简康一样，一直为自己把父母抛在家乡而感到内疚，他们把钱寄回家，给中国